



VIKTOR MILLER GA USA

無處可去

迫遷不只是暫時無房可住，
普林斯頓社會學家暨普立茲獎得獎作者 **Matthew Desmond** 說。
它經常是螺旋型走下坡的開端。

導致 Arleen 被迫搬家的原因是：在一個寒冷的 1 月天，孩子們在遊戲時用雪球互扔，不小心扔到一輛轎車。但這一刻給她及她的二個年輕兒子的生活帶來一場雪崩式的動盪：

他們在一個被委婉稱為「房子」的無家可歸者庇護所住了幾個月；租一個沒有自來水的房子，後來不得不離開，因為市府認為那房子不適合人居住；另一個住的地方是在一個稱為

毒窟的公寓，很多毒販住那裏。因為擔心兒子們的安全，她也在幾個月之後離開了。這只不過是一個孩子的遭遇之一，他在 7-8 年級時換了 5 個學校，一家人住在家暴庇護所時他有一次曾連續 17 天缺課。Arleen 下一套公寓的租金耗去她每月社會救助金的百分之 88，一個月的生活費只剩不到 100 美元。然後是喪葬費用。

迫遷似乎理所當然：不付房租，就得被驅逐。但是社會學家在為他的普立茲獎得獎著作「迫遷」做調研時，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房客可能因為家暴向警方報警，或因為孩子們發生的事——爆發氣喘、用雪球扔轎車——引起當地官方人員注意或激怒摩托車騎士去踢破前門，而被迫搬家。一旦在記錄出現曾被迫遷的汙點，人們就會被迫遷到更糟的社區，那裏的房東仗著房客的窘迫而提供邋遢的居住環境。最後，貧窮家庭和罪犯住在相同的地方，因為他們都不受歡迎，雖然原因大不相同。

「迫遷不只是一種貧窮狀況；它是貧窮的原因，Desmond 告訴英文扶輪月刊。「我們正在為它的副作用付出代價。我們在發生較多迫遷的社區看到更嚴重的蕭條以及更多犯罪。我們為小孩子的健康問題及教育副作用而付出代價。投資在安全、一般人買得起的住宅不只在道德上有好處，在經濟上也有好處。」

為了為這本書做調研，Desmond 花了一年多時間住在密爾瓦基的貧窮街區，隨後更在 John D. 及 Catherine T. MacArthur 基金會（他後來在 2015 年獲得該基金會的「天才獎助金」）的支持下進行更多調查。最後寫出來的這本書詳細描繪了被迫遷的家庭的遭遇，讀起來像一本小說。這本書佳評如潮，被華盛頓郵報列為 2016 年十大好書之一，被紐約時報書評人評為 2016 年好書之一。

Desmond 現在是普林斯頓的教授，他熟悉扶輪及它的任務：他的父親 Nicholas Desmond 在搬到麻薩諸塞州之前是亞利桑那州 Winslow 扶輪社社員。Winslow 扶輪社給年輕的 Desmond 一個獎學金，來支持他讀亞利桑納州大學。

Desmond 和資深辦事員作家 Diana Schoberg

對談，後者住密爾瓦基，而且在做調研時也在該城市租房子。他們論及居住在髒亂破舊房子的高額費用、迫遷循環對社會造成的財務負擔、及我們可以有何作為。

英文扶輪月刊：你的書讀起來像小說。你如何接近你描繪的人並取得他們的信任？

MATTHEW DESMOND：居住在同一社區幫了我許多忙。在拖車房停車場，Lorraine 及 Scott，Ned 及 Pam- 那些人都是我的鄰居。我經常在拖車房停車場的正中央的辦公室和 Lennie 鬼混幾天，這已是司空見慣。有些人從一開始就非常開放。有些人明顯比較保留及小心翼翼。我耐心和他們分享我以前出的書，因此他們知道我的工作目的。人們認為我是警察，或臥底的兒童保護人員，或吸毒者。有許多疑慮，這些疑慮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在這些街區比社會科學家還正常。

英文扶輪月刊：你參與這些家庭的生活，或者你自己對於保持界線有自己的規則？

DESMOND：對於這方面，我並沒有太多規則。我儘可能深入瞭解他們的生活，而且在我能力範圍內越複雜越好。這表示有些晚上我睡在他們的長沙發或地板上，我觀察他們的小孩子，他們請我吃晚飯，我也請他們吃晚飯。我要嘗試去親眼看到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對於某些情境自己牽涉越少越好，但當我談到這本書時，有時是我提供幫助，但很多時候是他們幫我，就像你對朋友那樣。

英文扶輪月刊：你在開始寫這本書時就想要寫迫遷問題，或者你原本打算寫貧窮，後來迫遷成為突出的問題？

DESMOND：我想要寫一本與眾不同關於貧窮的書，不只是關於窮人或貧民窟，更重要的是這些關係。迫遷是敘述手段。我不知道這種迫遷有多普遍。我不曉得密爾瓦基房客當中，每八個就有一個每兩年被迫遷一次，迫遷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如此巨大。迫遷不只是寫書的題材而已，其重要性大得多了。它成為真正深入了解的關鍵。

英文扶輪月刊：你在書中寫的一些髒亂公寓，每月租金也只會比安全街區裡的維護良好的房子便宜 100 美元或 200 美元。為什麼會這樣？

DESMOND：[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的研究員在 Craigslist 上按地理位置標示出租金，你可以在各地許多賣方市場的城市看到這種租金差距壓縮的情況。這不是密爾瓦基特有的現象——你也可以在克里夫蘭、巴爾地摩、匹茲堡、或費城，看到這種情況。為什麼這樣？這是怎麼一回事？

2010 年密爾瓦基二房公寓租金的中間標價是 600 美元。在 [較貧窮的] 北區中央，租金大約 550 美元。因此你的住房費用稍微少一點，但社區環境及住房品質卻一落千丈。

密爾瓦基大部分房東決定租金時都先查看 Craigslist 或報紙上的公寓租金行情。如果你根據 Craigslist 及報紙廣告的房子的地址，找出它的經緯度，你會發現它不在密爾瓦基的北區。它通常 [在較有錢的社區]。因此租金偏高。這或許是其中原因。

有意思的是，從過去歷史來看，這並不那麼奇怪。即使 Jacob Riis 在寫「另外一半如何住」[1890 年出版] 時，也提到過。出租公寓的租金實際上比上城的租金貴一點。這表示其中有政策含意。它表示或許非營利單位應為非常貧窮的街區多做一點事。而且這也表示住宅危機不只是導因於一些無情的力量，例如供需，至少部分也導因於利潤動機。

英文扶輪月刊：請問如何在房東獲利權利與房客需要安全且租金不貴的房子之間取得平衡？

DESMOND：這是道德問題，我們國家應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每當我思考如何適當處理這問題時，我總是回到公私合作這一方法。我想這個方法可以解決此一危機，幫助最多人。其中牽涉利潤、討生計的人、也牽涉國家、以及牽涉對於低收入家庭給予更多房租補助。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呼籲擴大租屋優惠券使用範圍，後者正是公私合作的產物。在美國，我們選擇透過私人租屋市場來安置絕大多數普通收入家庭，這表示房東及房產所有權人必須參與協商。

英文扶輪月刊：你在書中對於房東有很豐富的描述。Tobin 借錢給人參加喪禮。Arleen 搬進去時，Sherrena 買吃的給她。但是如 Sherrena 所說「愛心不付帳單。」你遇見的那些房東為什麼這麼做？

DESMOND：我的任務是盡可能鉅細靡遺去寫每個人。我們可能偏向房東，或者偏向房客，要看我們的政治傾向而定。或許我們易於以很不公正的眼光來描繪房東或房客，但如果你從評論者的立場來看問題，問題就變得複雜許多。你在書中看到的那些房東多半慷慨，而且能將心比心，但有時很苛刻、傲慢。他們也是人。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賺更多錢。這就是合宜住宅此一困難問題的癥結所在。在這本書裡的房東們能靠租金過好日子，但他們一律都是把房子租給低收入家庭。我們能接受多少不平等？我們應該容忍多大的利潤，是否有些獲利方式比其他方式更理直氣壯？

我們正在做的一件事是設法去瞭解不同社區型態之間的房東毛利差異。我們初步發現一些統計數字證明貧窮街區的毛利較高，因為貸款及房屋稅較低，但是租金，像我們剛剛所說那樣，並沒有按比例降低。這也讓我們想到 [租金] 規範問題及公共政策問題。

英文扶輪月刊：這個問題如此系統性，我們要如何改變現況？像扶輪這樣的組織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DESMOND：合乎房租補助條件的家庭當中，每四戶只有一戶獲得補助。絕大多數窮人什麼也沒拿到。他們的孩子吃不飽，因為要先付房租。租房子的貧窮家庭當中，每四戶就有一戶將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花在房租上。我們需要將房租補助大幅擴大到那些家庭，即便在不完美的政策之下也行。達成此目標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一個廣大的聯盟——但不能讓慣常嫌疑犯參與。如果你關心教育品質並讓孩子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那麼你必須給他們一個穩定的住所。如果你在乎降低減少保健費用，醫療費用最高的前百分之五病人耗去百分之五十的醫院保健費用。猜猜這些病人都

是哪些人？他們是沒有穩定住所的人。他們是無家可歸的人。

缺少合宜住宅將嚴重打擊我們的企業領導人們。他們將會有更高的員工流動率。他們將遭遇員工們抵抗調職到高消費城市，即便那裏的工作待遇更好。扶輪的社員們，不只企業領導人，也包括社區領導人，可扮演重要角色。當低收入街區是社區時——當人們認識他們的鄰居時——好處是巨大的。他們能壓低社區犯罪、參與更多政治活動、形成社區向心力，後者對於孩子們的福祉非常重要。迫遷威脅到這一點。

英文扶輪月刊：我們能向其他哪些國家取經嗎？

DESMOND：在先進工業社會中，我們的貧窮層度和貧窮種類是獨特的。如果你在阿姆斯特丹、或倫敦或巴黎，以這本書為主題做演講，人們會目瞪口呆、憤怒。他們根本不習慣於遭遇物質上的困窘，但我們國家卻必須忍受這個困窘。

我們可以指望有廣泛住宅計畫的國家可以借鏡，像荷蘭或英國。我們可以看看在房東及房客之間設置強制性調解人的國家，例如法國。或者像德國那樣在公共住宅投資遠超過我們的國家。或沒有像我們那樣大規模給予屋主補貼，但自有住宅率與我們相同或類似的國家。加拿大是其中一個，英國是另外一個。但是好消息是我們不必——我們這裡的政策能相當有效運作。我們的租屋優惠券計畫（通常稱為第8節）是一個大計畫。它每一年將超過2百萬人拉到貧窮線以上，並使小孩子們更健康。家庭搬遷比較少。他們住在更好的街區。這個計畫有效。問題是粥少僧多。

英文扶輪月刊：迫遷循環對整個社會造成什麼樣的財務負擔？

DESMOND：如要回答那個問題，我們必須問，迫遷會對一個家庭造成什麼影響？被迫遷的家庭不僅離開他們的家。小孩子失去他們的學校，你失去你的社區，你經常丟了東西，因為那些東西堆積在人行道上，或者被搬家公司拿走。迫遷會帶來副作用：迫使這些家庭去住更糟的房子、更糟的街區。這些東西會對孩子們的福祉帶來深遠的影響。我們有一個研究顯示，被迫遷的媽媽

們兩年後得憂鬱症的比率很高。我們知道因為被迫遷和被沒收抵押品而給予的補貼從2005年到2010年（這段期間住房成本暴漲）倍增。我們有一個研究顯示迫遷可能造成失業，因為這件事可能讓人精疲力竭、壓力倍增。它可能使你在工作上犯錯，在勞動市場失去你的地位。

英文扶輪月刊：你的書引起許多人關注。有沒有帶來任何改變？

DESMOND：我們看到談論這個問題的人越來越多。這本書有助於支持有權在住房法庭聘請律師的論點，紐約市今年稍早已通過該條法律。紐約市是全美第一個向市民表態說，面臨被迫遷的市民應該有權取得法律代理的城市。我在那個聽證會上引用迫遷會對家庭造成什麼影響的研究來作證。費城現在正在考慮類似的法條。

我們在聯邦這一層也採取動作。其中一個例子與研究顯示迫遷與騷擾條例和家暴有關連。家暴倖存者必須選擇冒著被迫遷的風險去撥打911，或忍受凌虐而不撥打911。在國會山莊的一個會議上，參議員 [Elizabeth] Warren 真正理解到那些法令。她結合了28個參議員寫信給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該部很快就發出指令，將相關聯邦法律導回家暴倖存者這一邊。ACLU也已經參與那項行動。它啟動一個稱為「我不會造成騷擾」運動，在全國各地反對這些（迫遷）法令。如果這本書有做到任何改變，那是因為人們對書中那些人的遭遇做出了回應，例如 Arleen、Lorraine、及 Scott。人們逐漸認知這種社會痛苦及對人的能力的磨損是不對的，這不是我們該做的事。

開始參與

Matthew Desmond 創立 Just Shelter 以強化致力於解決合宜住宅、迫遷、及無家可歸等問題的社區組織的努力。如欲知道如何參與，請至 justshelter.org。如遇瞭解如何開發扶輪計畫來降低貧窮，請至 <http://bit.ly/2qZTkEB>，或至 www.rotary.org/donate 捐獻。